

《花城》首发
最新修订本

纪念珍藏版

越野赛跑

艾伟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《花城》首发

最新修订本

纪念珍藏版

越野赛跑

艾伟 著

SPM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越野赛跑 / 艾伟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10

(《花城》首发)

ISBN 978-7-5360-7947-2

I. ①越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9709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策划编辑：林宋瑜
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 林菁
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
装帧设计：刘红刚

书 名 越野赛跑

YUEYE SAIPAO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2.625 6 插页

字 数 260,000 字
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5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eph.com.cn>



作者简介

艾伟，1966年生。当代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风和日丽》《爱人有罪》《爱人同志》《南方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乡村电影》《水中花》《小姐们》《水上的声音》《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奖，其中《爱人同志》获《当代》文学奖，《风和日丽》获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及春申原创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，多部作品曾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。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。





HUA
CHENG

花城

2000年第三期 [总第124期]

文学
从容

- 越野赛跑 艾伟
- 青衣 毕飞宇
- 女声 苏童
- 有他, 我们并不孤单 谢有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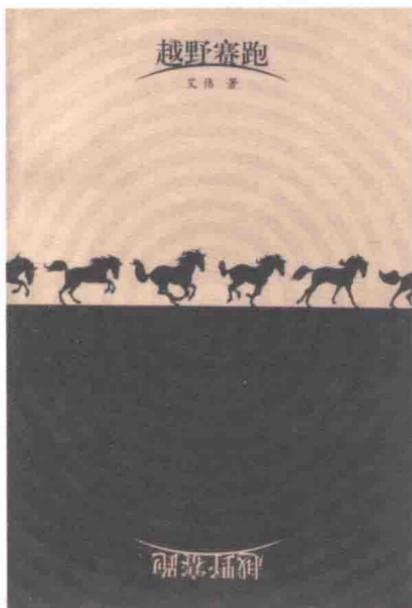
花城出版社

越野赛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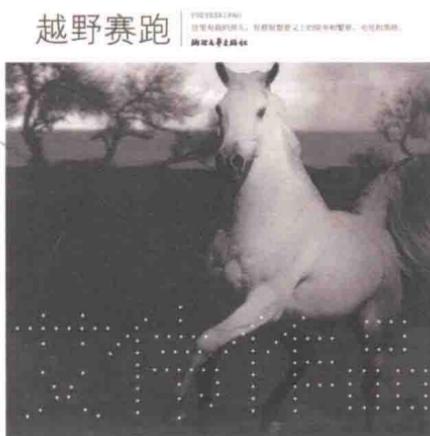


越野赛跑
艾伟
越野赛跑，是人类最古老、最原始的体育运动。在辽阔的草原上，在广袤的山野里，人们赤裸着身体，像风一样奔跑，像风一样呼喊，像风一样冲向终点。这是一种力量的展示，这是一种生命的宣泄，这是一种精神的释放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，是对生命的热爱，是对自由的渴望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自我极限的挑战，是对自我潜能的挖掘，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公平竞赛的追求，是对规则的尊重，是对对手的尊重，是对裁判的尊重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友谊的向往，是对团结的渴望，是对合作的追求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胜利的渴望，是对成功的渴望，是对荣誉的渴望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生命的渴望，是对健康的渴望，是对快乐的渴望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梦想的渴望，是对未来的渴望，是对希望的渴望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生命的渴望，是对健康的渴望，是对快乐的渴望。越野赛跑，是人类对梦想的渴望，是对未来的渴望，是对希望的渴望。

《越野赛跑》首发于《花城》杂志 2000 年第三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版(2001年)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版(2011年)

……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。

——威廉·福克纳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马儿的来历 / 1
第二章	情感问题 / 27
第三章	一下子生动起来 / 53
第四章	步年是一匹马 / 75
第五章	结婚 / 97
第六章	美好的生活 / 123
第七章	月光下的运动会 / 147
第八章	洪水如白云般降临 / 167
第九章	葬礼 / 191
第十章	马儿发情了 / 211
第十一章	昆虫食品 / 231
第十二章	步青结婚了 / 251
第十三章	变幻不定的生活 / 269
第十四章	谁比马儿跑得更快 / 287

第十五章 冯爱国之死 / 313

第十六章 小荷花突然醒了过来 / 337

第十七章 和马儿一起飞翔 / 353

附录 / 369

首发责任编辑手记：命运是件很神奇的事
(林宋瑜) / 371

轻逸诗人艾伟(汪政) / 376

让苦难成为一场狂欢

——关于长篇小说《越野赛跑》
的对话(黄百竹、艾伟) / 393

第一章 马儿的来历

1

光明村不大，交通也不发达，通往外面世界的只有一条把村子一分为二的横贯南北的石子路（这条路有个社会主义式的名字叫机耕路）。村里的人出去的少，进来的也不多，来的都是货郎或别的诸如扫烟囱者、锡匠、箍桶匠等手工劳动者。村的东边是田野，但平地不算多，不远处就是山，越往东山就越多。山里边还有一个叫天柱的地方，老是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村的西边有条江，这条江是孩子们的乐园，他们在夏天可以去游泳，在别的季节可以去钓鱼。对大人来说，这条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朝西走，除非他想自杀，因为江上没有桥。江对面有一些村庄，村里人认为那里比这边热闹——其实这也不一定。这样的环境应该称得上安静的，但环境好不一定村庄就平静，后来光明村就出了很多事情，也称得上轰

轰烈烈。

一九六五年秋天的某个晚上，光明村突然开进一支军队，是人民解放军。解放军讲纪律，不太愿意麻烦老百姓，他们不声不响地在天柱山脚下搭起了帐篷，住了下来。他们虽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，可行军时静悄悄的，他们的到来当然引出几声狗吠，但光明村的人都睡得比较死，因此不知道军队进驻了。村民是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的，他们对解放军有安全感，他们虽然不知道军队为何而来，可他们知道军队不是来打仗的。因为没仗可打，国民党早已逃到台湾去了，美国佬也被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击溃了，光明村在南方，离苏修比较远，要打也找不到敌人。

军队开进来的第二天早上，村头突然飞奔而过几匹马，这是村里人感兴趣的。事实上，就是因为村民见到马儿疾驰而过，见到马背上的解放军，才猜到军队开进了村子的。那天还有点雾，光明村一有雾，风景就有点像国画。村子东边的群山几乎隐了去，村子各家各户房子前后的苦楝树丛像是浮在半空中，一些飞鸟在看不见的地方聒噪，它们八成栖息在附近的电线杆上梳理自己的羽毛。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欢早起，起床后他们就聚在村头的高音喇叭下谈天。高音喇叭要晚些时候才响。人们喝着茶，开着粗俗的玩笑。玩笑的内容大都是昨晚上床上的事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儿从村头奔驰过来，由于雾气太重，马儿像是从天而降。这就是说，马儿像天兵天将一样驾着云朵而来。事实上，社员们事后都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：难怪美帝苏修都怕我人民军队，原来解放军比天

兵天将还神呢！南方没有马，社员们是第一次见到马，所以对马儿很感兴趣。

对解放军的威武村里的人看法是一致的，但其他方面就有点分歧。比如刚才究竟飞过去几匹马，这些马是白马还是黑马，就有不同的说法。开始时意见很多战线极混乱，但争了一会儿，基本上分成两派。一派以老金法为代表，认为刚才跑过去三匹马，马是白的；另一派以守仁为代表，也认为刚才跑过去的马儿是三匹，但马儿是黑的。老金法参加过游击队，因此自认为是村里的元老，平时好发表个意见在所难免。但光明村的人对老金法不是很买账，关于老金法在部队的身份也有多种说法，这几种说法都不够高大英勇。比如有人说老金法在部队只不过是个养猪佬；又比如有人说他在部队什么都不干，也不是部队的人，只负责替游击队淘粪坑；再比如还有人传说老金法为什么只养猪只淘粪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，打仗时像缩头乌龟，只打了一次仗游击队就不让他去前线了。虽然这几种说法对老金法不利，但老金法是共产党员，是村党支部里的人，在村里说话有一定的分量，所以附和的人不少。再说守仁，年纪不大，也没参加过革命战争，但他要求进步，入了党，也是村党支部里的人，代表着村里的少壮派，当然也有支持的人。于是两派争个你死我活。这边说是黑马，那边说是白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光明村的支书冯思有走了过来。冯思有是光明村普遍承认的老革命，资格老、威信高，脾气相对也大，整天黑着脸，随时要训人的样子。虽然冯思有样子比较可怕，但社员们认为冯思有其实是个心肠不错的人。总之，冯思

有的革命经历是确信无疑的，因为他的身上有好几处伤，货真价实。那光滑的疤痕在他身上散发着光荣的光芒和气息。他是光明村真正的权威。当人们为某事争执不下时，只有他才能一锤定音，不管他说得对还是错。冯思有站在两派的中间，听两派描述自己认为是白马或黑马的依据，让冯思有定夺。虽然冯思有并没看到刚才奔驰而过的马，但他还是板着个脸，坚定地说：马是白马。双方这才平息下来。

那边成人的争议刚刚平息，村头的粪坑上，两个孩子也发生了争执。他们为谁最先见到马争了起来。这两个孩子一个叫小老虎，一个叫花腔，两人都是十四五岁。这样小的年纪老实说拉大便是没有规律的，但他们发现大人们都是每天早上坐到粪坑上拉大便，于是他们也人模狗样地早早起床到粪坑上大便，意思是说他们也长大了，可以和大人平起平坐了。只是这两个孩子相互看不惯，相互不服气。那叫小老虎的孩子，很有点领袖天赋，光明村的孩子都听他的，都愿意和他交朋友。那叫花腔的脾气有点怪，不太合群，平时独来独往。不知怎么的，花腔就是看不惯小老虎，觉得小老虎自以为是，因此如果小老虎说东，花腔一般都会说西。小老虎对花腔当然也有看法，他觉得花腔没有理由和他对着干。小老虎很想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花腔。

现在机会来了。

事情起因是这样的。小老虎和花腔正在大便，马儿从天而降，从他们面前跑过。小老虎见到马儿很兴奋，立马从粪坑上跳下来，高呼道：我见到马了，我见到马了，是我第一个见

到了马。这时，花腔也从粪坑上跳了下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：你叫什么呀，是我先见到马儿的。小老虎听了这话，很扫兴。别的孩子可不敢在他面前这样说，就是这个人一点都不买他的账，因为这个人自称能够目穷千里，还能透过衣服和皮肉看到别人的五脏六腑。小老虎可不信这个鬼，他就把眼瞪圆了，问：你说什么？花腔冷笑了一声，说：是我最先见到马，马儿还在半空中我已经看到了。小老虎想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于是他就过去给了花腔一拳。两人就打起来了。

刚刚争论完的成人见到两个小家伙在粪坑前大打出手，觉得又有事做了，他们就走过去看两个孩子打。这也是光明村的风俗，光明村的人喜欢看牛斗架，也喜欢看小男孩摔跤，孩子们打架他们就在一旁起哄。见有人起哄，两个孩子就越打越勇。但一会儿，两个孩子没了气力，把各自的手搭在对方的肩上原地打转。成人看着不过瘾，纷纷走了。两个孩子就自动放开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谁也制服不了谁，如果再打下去只能两败俱伤。他们之所以自动放开当然也有些外来因素，因为田间广播突然响了起来，他们俩都没有精神准备，吓了一跳。这一吓就各自收起了搭在对方肩上的手。手是收起来了，口没有收起来，依然对骂。小老虎说：这次便宜了你，下次剥你的皮。花腔当然也不甘示弱，他骂：我下次不但要剥你的皮，我还要抽你的筋。

他们骂的时候，田间广播开始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。一个女播音员正在铿锵有力地说：“《海瑞罢官》宣扬了什么？……所以，《海瑞罢官》是一株毒